

特朗普为何钟情于“国家紧急状态”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签署行政令，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并威胁对向古巴提供石油的国家输美商品加征从价关税。据统计，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已11次宣布国家紧急状态。美国的国家紧急状态是什么？特朗普为何频频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其影响又如何？

何为美国“国家紧急状态”

根据美国法律，国家紧急状态是一种特定的法律状态。在该状态下，总统获得临时授权，允许联邦政府调动资源并采取在正常情况下被法律禁止的措施，以应对突发威胁。

宣布国家紧急状态的主要法律依据是于1976年颁布的《国家紧急状态法》。该法本身并不赋予总统新的权力，而是提供一种机制以启动其他相关法定权限。当美国总统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时，便会启用国会已写入法律的100多项权力，应对范围涵盖

从经济威胁到军事需求等各种危机。而在此之前这些权力通常处于休眠状态。

国家紧急状态在正式终止前将持续有效。总统有权随时单方面发布正式的终止公告来结束紧急状态。不过，最常见的终止方式是紧急状态在一年后自动失效，除非总统通过年度公告延长紧急状态。此外，《国家紧急状态法》还规定国会可以终止紧急状态，但需国会参众两院均以三分之二多数票通过相关决议。

缘何频频宣布

据统计，特朗普自去年1月20日重返白宫以来，已11次宣布国家紧急状态。算上在上一个任期内宣布的11次，特朗普是《国家紧急状态法》颁布以来宣布国家紧急状态次数最多的总统。仅次于特朗普的是前总统克林顿，他在8年任期内共发布了17次国家紧急状态。

国家紧急状态可以让美国总

统绕过国会行事，在无需国会批准的情况下通过一纸行政令，就可动用其认为最为快捷、有力的政策杠杆。例如在外交领域，国家紧急状态可以启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在认定存在“全部或大部分源自美国境外，对美国国家安全、外交政策或经济构成异常且特殊的威胁”时，总统可对个人和实体实施经济制裁。特朗普对古巴、伊朗、委内瑞拉等国以及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对贸易伙伴征收所谓“对等关税”，都是在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后援引该法实施的。

其次，国家紧急状态已被特朗普用作一种常规外交手段。一旦宣布国家紧急状态，相关外交问题就升级为“国家安全威胁”，从而为其实施制裁、征收关税、冻结资产等强硬措施提供法律与道义正当性。同时，与通过法律或条约相比，国家紧急状态可以随时调整、扩大、收紧措施，也可以反复延期，这使总统在外交中保持

主动权，既能施压，也能随时用“解除紧急状态”作为交换条件。

影响如何

多年来，美国通过国家紧急状态实施《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用于应对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敌对外国政府、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网络攻击、侵犯人权、腐败等问题，并据此对伊朗、古巴、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甚至美国的邻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等多国实施制裁。总统只需签署一份行政令，即可冻结某人在美国的所有资产，并禁止美国境内的任何人与其进行任何金融交易。特朗普频频宣布国家紧急状态扩大其权力的做法已遭到美国各界广泛担忧和批评。

首先，人们普遍担心总统借此滥用权力。《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原本希望仅在特殊情况下被谨慎使用，然而现实是，总统可以轻易宣布各种国家紧急状态。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

助理教授埃莱娜·恰奇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总统们越来越依赖紧急权力来做一些传统意义上并不真正构成紧急情况的事情。”美国智库布伦南司法研究中心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紧急权力并非旨在赋予总统绕过国会、独断专行的权力”，人为制造紧急状态以推进经济和外交政策目标是滥用权力。

其次是缺乏合法性。在特朗普去年4月宣布对全球贸易伙伴征收所谓“对等关税”后，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纽森就称特朗普动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来制定关税政策是“非法且史无前例的”，并宣布就关税问题起诉特朗普政府。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和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分别裁定特朗普政府一揽子关税政策违法，特朗普政府已经向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目前，这一案件正在等待联邦最高法院的最后裁决。

据新华社

欧洲经济缓慢增长背后的内忧外患

欧盟统计局1月30日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5年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1.5%，欧盟GDP增长1.6%，略高于市场预期。市场分析人士认为，在全球地缘冲突不断与贸易摩擦持续背景下，欧盟如何应对外部不确定性冲击和内部结构性挑战，挖掘经济长期增长潜力，努力在成员国中消除分歧、形成有效合力，仍面临严峻考验。

“经济复苏相当疲弱”

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去年第四季度欧元区和欧盟经济环比均增长0.3%，同比分别增长1.3%和1.4%；欧盟主要经济体德国、法国、意大利分别环比增长0.3%、0.2%和0.3%。

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经济去年四季度均环比增长0.8%，成为拉动欧元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而被誉为欧洲经济“双引擎”的德国和法国则勉强实现正增长。其中，法国受到内需疲软、政府支出放缓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降等因素影响，增速为三个季度以来最低。

标普全球公司近期公布的欧元区1月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为51.5，略低于市场预期和去年12月数值。分析人士表示，该指数仍保持在荣枯线以上，表明欧元区商业活动仍处于扩张区间，但扩张速度不及预期。

“（欧元区）经济复苏显得相当疲弱。制造业活动持续发出疲软信号，服务业增长更为缓慢。”德国汉堡商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赛勒斯·德拉鲁比亚表示，近期公布的数据可能预示着欧元区未来几个月经济增速将维持在低水平。

内外承压困局难解

欧洲央行近期多次明确指出，全球贸易摩擦以及地缘政治冲突仍是影响欧洲经济前景的主要因素。分析人士认为，外部“不确定性”正从阶段性冲击演变为常态化困局，叠加难解的内部结构性问题，欧洲主要经济体频频处于被动调整的状态。

去年7月，欧盟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虽然暂时避免了关税冲突进一步升级，但实质上将欧企对美出口面临的关税“底线”永久性抬高。欧洲智库欧洲改革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桑德尔·托尔杜瓦尔说，美欧关税战没有全面爆发，但美国仍在利用贸易条款系统地抽走欧洲的工业资本，“持续的‘低强度摩擦’比一场突发的关税战对竞争力的侵蚀更隐蔽、更长久”。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贸易壁垒抬高、全球需求放缓、产业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将欧盟内部生产率偏低、能源成本高企、技术革新缓慢、监管合规复杂等结构性问题进一步放大。

许多欧洲制造业企业正采取停产、裁员或去库存的方式自救，涉及钢铁、汽车、化工、机械设备制造等广泛行业。欧洲钢铁工业联盟、欧洲化学工业协会等行业组织认为，企业产能关闭与裁员压力源于欧洲能源成本劣势、官僚主义严重和竞争力下降等。

当前，欧元区制造业订单数量和出口依然疲软，就业市场趋冷，说明企业尚未走出外需不足与信心难以恢复的双重困境。

低速增长成新常态

欧盟委员会2025年秋季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欧元区和欧盟经济增速分别为1.2%和1.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发布报告指出，尽管欧洲经济有望温和增长，但“结构性阻力”导致欧元区经济依然疲软，面临增长受限等深层次挑战。

“2026年欧洲经济的核心问

题在于，财政刺激何时开始提振经济增长。”荷兰国际集团首席经济学家贝尔特·科莱恩寄希望于欧盟层面的激励措施和德国等重要经济体的定向松绑，将经济重心从内需消费驱动转向“催生新动能”。

德国批发和外贸协会主席迪尔克·扬杜拉表示，若政策框架和体制条件不改变，举债融资的财政刺激从长远来看不能解决结构性缺陷。

欧洲议会近日投票通过将欧盟-南共市自贸协定提交欧盟法院审查的动议，可能拖慢自贸协定批准进程并增加其生效的不确定性。荷兰国际集团欧元区首席经济学家彼得·范登·乌特说：“特朗普‘美国优先’政策给欧洲敲响了警钟，但在欧盟内部，推动更多一体化改革进程仍然艰难。”

随着通胀趋于稳定，经济学家和市场人士普遍预计欧洲央行今年无意调整利率。但欧洲央行如今面临更为棘手的挑战：欧元对美元汇率近期强势突破1比1.20关口，创下2021年6月以来新高。高盛数据显示，在欧洲斯托克600指数涵盖的600家欧洲企业中，约60%的营收来自欧洲以外地区，而这些海外营收中约一半来自美国市场。欧元走强给欧元区企业带来的出口竞争力下滑和利润削弱效果将格外显著。

分析人士表示，鉴于关税效应短期内难以消退，叠加内部结构性顽疾，欧盟经济2026年预计将持续徘徊于低增速区间。欧盟国家能否获得长期增长动力，能否在分歧中凝聚共识形成合力，将决定该地区未来的发展轨迹。 据新华社



威尼斯狂欢节启幕

意大利威尼斯狂欢节于1月31日至2月17日举行。威尼斯狂欢节是世界上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狂欢节之一，以面具文化和华丽服饰著称。图为在意大利威尼斯，人们在圣马可广场行走。

新华社发

德国1月失业人数突破300万创12年新高

新华社电 德国联邦劳工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德国登记失业人数达308.5万，较上月增加17.7万，创下12年以来最高水平。当月，德国失业率升至6.6%。

德国总理默茨在社交媒体X上表示，失业人数突破300万是一个警示信号，企业破产情况值得关注。他指出，德国政府推出了多项经济扶持措施，但效果仍不明显，“经济复苏必须成为今年的核心议题”。

德国联邦劳工局局长安德烈娅·纳勒斯表示，目前德国劳动力市场整体动能不足，年初失业人数上升主要受季节性因素影响，今年推动工业、贸易等关键领域尽快企稳回升仍是当务之急。

德国经济2023年和2024年连续萎缩，2025年增长0.2%。自2025年5月上任以来，默茨承诺

通过大规模公共支出、加大国防和基础设施投资等措施重振经济。但企业界普遍认为，改革推进速度仍显不足。

德国联邦政府日前发布的年度经济报告预计，2026年德国经济增速为1%，较去年秋季预测值下调0.3个百分点。这显示，短期内德国经济复苏仍面临压力。

分析人士指出，德国经济长期面临能源价格高企、全球需求疲软以及结构性改革推进缓慢等压力和挑战。2025年，受美国加征关税等外部因素影响，德国对美出口明显承压，导致整体出口连续第三年下降。尽管政府在基础设施和国防领域的大规模投资今年有望为经济提供一定支撑，但若缺乏配套的结构性改革，德国经济出现明显回暖仍需时日。